



古龍外傳

上

2474
98
01

古龍外傳

古龍 增刪 標點 評註 續寫

龍外寒

古龙 增删、标点、评注、续写

黄山书社



封面设计 贾德江

扉页设计 蒋万景

塞 外 飞 龙

古 龙 增删、标点、评注、续写

黄山书社出版发行

(合肥市迴龙桥路1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舒城县印刷厂 印刷

开本: 778×1092 1/32 印张: 23.5 字数: 548,000

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,001—11,111

ISBN7-80535-101-5/I·23

定价: 8.00元(共二册)

6.56

目 录

第 一 回	一朵莲花初会玉娇龙	半封书信巧换青冥剑 ……1
第 二 回	舞仗飞镖黄昏战古堡	安弓设网深夜御奇人 ……48
第 三 回	银灯销夜小姐恨鸾音	宝刀生光女侠歼狐首 ……97
第 四 回	冷笑娇嗔深闺索宝剑	灯光鬓影元夜遇情人 ……132
第 五 回	人世艰辛泪辞汤小虎	风沙辽远魂断玉娇龙 ……182
第 六 回	大汉听悲歌寻香惹爱	满城来风雨卧虎藏龙 ……217
第 七 回	门外怅萧郎歌哭拼醉	巷中追艳妇兄妹成仇 ……295
第 八 回	彩舆迎新娘突逢恶虎	香车随宝马私走娇龙 ……335
第 九 回	剑舞身随一身寡敌众	鹰翻鹭落双侠各争强 ……374
第 十 回	锵锵刀剑三侠逐一龙	潇潇风雨半夜驱群盗 ……426
第十一回	么魔小鬼诡计锁神龙	怪客奇人飞行来巨宅 ……493
第十二回	堕计错寻仇竟逢鸳侣	请君来入瓮大快人心 ……543
第十三回	心枯泪尽风雪别燕都	血涌刀横寒宵惊惨剧 ……599
第十四回	冰心热泪少妇思離仇	诡计阴谋老滑设陷阱 ……628
第十五回	礼佛妙峰投崖尽愚孝	停鞭精舍入梦酬痴情 ……684

第一回

一朵莲花初会玉娇龙 半封书信巧换青冥剑

《挂剑还珠》以李慕白赠剑于铁小贝勒，杨小姑娘许配于德啸峰之长子文雄，李慕白偕俞秀莲同往九华山辟习点穴法而结束全书。

岁月如流，转瞬又是三年多，此时杨小姑娘已与文雄成婚，放了足，换了旗装，实地作起德家少奶奶来。这个瘦长脸儿，纤眉秀目的小媳妇，性极活泼，虽然遭受了祖父被杀、胞兄惨死、姊妹远嫁的种种痛苦，但她流泪时是流泪，高兴时还是高兴，时常蹦蹦跳跳的，不像是个新媳妇，好在德大奶奶是个极爽快的人，把儿媳也当作亲生女儿一般看待，从没有过一点苛责。这时延庆的著名镖头神枪杨健堂已来到北京，在前门煤市街开了一家全兴镖店，带着几个徒弟就住在北京，作买卖还在其次，主要的还是为保护他的老友德啸峰。

德啸峰此时虽然仍在家闲居，但心中总怕张玉瑾、苗振山那些党羽前来寻衅复仇，所以除了自己不敢把铁剑事件的丑闻揭下之外，并叫儿子们别把早先俞秀莲所传授的刀法忘记了，并且请杨健堂每三日来一趟，就在早先俞秀莲居住的那所宾馆

内，教授儿子和儿媳的枪法，杨健堂的枪法虽不敢称“海内第一”，可也罕有敌手，有名的银枪将军邱广超的枪法就是他所传授出来的，他使的枪是真正的“梨花枪”，这枪法又名曰“杨家枪”，宋时名将李全，号称为“李铁枪”，他的妻子杨氏枪法尤精，收徒甚众，所以“梨花枪”虽然变化不测，为古代冲锋陷阵之利器，但是实在是一种“女枪”，即柔弱女子也可以学它，枪法既是杨家的，杨健堂自身又姓杨，德少奶奶也姓杨，而且又拜了杨健堂为义父，所以杨健堂非常高兴，认真传授，不到半年，杨小姑娘就已技艺大进，至于她的丈夫文雄，却因身体柔弱，而且性喜文不喜武，所以反倒落在她的后头。

这天，是初冬十月的天气，北京气候已经甚寒，但杨健堂仍然穿着蓝布单裤褂，双手执枪，舞的是“梨花摆头”，他向杨小姑娘文雄二人说：“快看！这梨花摆头所为的是护身，也为了拨开敌人的兵器，你们看！”

杨小姑娘注目去看，看不见枪杆摇动，只见枪头银光闪闪，真如同片片梨花。杨健堂又变幻枪法，练的是“拨草寻蛇法无差，更猫捕鼠破法家，封割沉纹将彼赚，提挪枪法现双花，诈败回身金蟾落……”枪影翻飞，风声嗖嗖的响，正练到这里，忽听有人拍手笑道：“真高！好个神枪杨健堂，赛当年王彦章！”

杨健堂收住枪法，一看，便笑道：“你又来了？”

杨小姑娘和文雄也齐都过来，向这说话的人叫道：“刘过叔，您吃过饭了吗？”

这人连连的弯腰，笑着说：“才用过！少爷跟少奶奶练武吧！别叫我给搅了！”

这个人年有三十来岁，身材短小，可是膀子很宽，腰腿很结实，穿着青缎长袍，青绸单裤，外罩着一件青缎大棉袄，

纽子不扣，腰间却系着一条青色绣白花儿的绸巾，腰里紧紧的，领子可是敞开着，头上一条辫子，梳得松松的，白净脸，三角眼，小鼻子，脸上永远有笑容，这人是近一二年来京城有名的英雄，姓刘名泰保，外号人称“一朵莲花”，他是杨健堂的表弟，延庆人，早先也跟他表兄学过“梨花枪”，也保过三天半的镖，可是他生性嗜嫖好赌，走入下流，时常偷杨健堂的钱，才被杨健堂给赶走了，他走后足有十多年，杨健堂也不知他的生死，几乎把他给忘了，可是去年春天他忽然出现于北京城，先拜访德啸峰，后来又谒见邱广超，自称是“特意到北京来找李慕白比武艺的”。

因为李慕白没在北京，也没人理他，他就流浪在街头，专事与人寻殴觅斗，被杨健堂发现了他，便把他叫到镖店里，因见他在外漂流了十多年，竟学了一身好武艺，便要叫他做个镖头，他却不愿意干，依然在街上胡混，有一天大概他是故意，在街上单身独打十多个无赖汉，冲撞了铁小贝勒的轿子，铁小贝勒见他武艺甚好，就把他带回府内，一问，知道他是神枪杨健堂的表弟，是为会李慕白才来到北京，便笑了笑，留他在府中作教拳师傅，其实现在铁小贝勒已成了朝中显要，不再舞剑抡枪玩鹰弄马了。他就无事可做，每月关三两银子，把自己打扮得阔阔的，整天茶寮酒馆去闲谈，打不平，管闲事，所以来京不足二年，京城已无人不知“一朵莲花”之名，他是每逢三、六、九，就来此看看他的表兄教武，如今又来到了，杨健堂就说：“要看可以，可是只许站在一边，不许多说话！”

刘泰保微笑着，文雄和杨小姑娘也都闭上了嘴，因为他们都觉得刘泰保这个人很是滑稽，只要是他来了，就能叫大家开心。当时杨健堂正颜色，好像没瞧见似的，又抖了两套枪法，一朵莲花刘泰保在旁边还不住说：“好！好！真高！”

杨健堂收住枪式，叫文雄夫妇去练。

文雄和杨小姑娘齐都低头笑着，仿佛无力再举起枪来，杨健堂就拿枪把子顶着刘泰保的后腰，说，“走！走！你这猴儿脑袋在这里，他们哪练不下去！走！”

刘泰保笑着，说，“我不说话就是了！难道连让我在旁看着都不许吗？真不讲理！”

后腰有枪杆顶着，他不得不走，不料才走到门前，还没迈出门栏，忽见有几位妇女正要进这院里来，杨健堂立时把枪杆撤回，不再顶他了，刘泰保也吓得赶紧退步，躲到远远的旗根下，文雄和杨小姑娘正笑得肚子都要断了，忽然他们也立时肃然正色，放下枪，规规矩矩的站着，原来第一个进来的旗装的中年妇女正是德啸峰之妻德大奶奶，身后随进来的是一位年轻小姐，身后带着两个穿得极为整齐的仆妇，杨健堂照例地是向德大奶奶深深一揖，德大奶奶也照例请了个“旗礼”蹲儿安，然后指指身后，说，“这是玉大人府里的三姑娘，现在是要瞧瞧我儿媳妇练枪。”

此时靠墙根的刘泰保一听这话，就不禁打了一个冷战，心说：天爷！我今天可真遇见贵客啦！原来这是玉大人的小姐，玉大人是新任的九门提督正堂，多显赫的官呀？……

当下一朵莲花斜着他的三角眼向那位小姐窥了一下，他便觉得找个墙窟窿躲躲才好，因为这位小姐简直是个“月里嫦娥”，是年约十六七岁，细高而窈窕的身儿，身披雪青色的大斗蓬，不知道是什么缎的面儿，只觉得灿烂耀眼，大概是银鼠里儿，里面是大红色的绣花旗袍，天足，穿的是厚底的，旗人姑娘穿的那种平金刺锦，还带着闪闪的小玻璃镜儿的鞋，头上大概是梳着辫子，辫子当然是压在斗篷里，只露着黑亮亮的云鬓，鬓边还覆着一枝红缎做成的凤凰，凤凰的嘴还衔着一串亮晶晶的

小珍珠，容貌似更比她的服饰艳丽，是瓜子脸儿，高鼻梁，大眼睛，清秀的两道眉，这种雍容华艳，无法可譬，只可譬作为花中的牡丹，可是牡丹没有她秀丽，又可譬作为禽中的彩凤，凤凰没有人见过，可是也一定没有她这样富贵雍容，又如江天秋月，泰岱春云，总之是无法可譬，刘泰保的心里，只想到了嫦娥，可是他不敢看这位嫦娥一眼。

此时杨健堂拘拘谨谨地，到一旁穿上了长衣裳，扣齐了钮扣，文雄和杨小姑娘全都过来向这位贵小姐长跪请安，全都连眼皮儿也不敢抬一下，德大奶奶就问他的儿媳说：“你三姑娘听说你在这儿练枪，觉得很新鲜，要叫我带来看看，你就练几手儿熟的，请三姑娘看看吧！”又向那位贵小姐笑着说：“请三妹妹到屋中坐，隔着玻璃瞧您的侄媳妇练就是了，外边太冷！”

那位贵小姐却摇了摇头，微笑着说：“不必到屋里去，我不冷，我站远着点儿瞧着就是啦！”她向后退了几步，并由一个仆妇的手中接过一个金手炉，她就暖着手，掩着斗篷，并斜瞧了刘泰保一下，刘泰保窘得真恨不得越墙而逃，心忖：我是什么样子，怎能见这么阔的小姐呢？

此时文雄也躲在一旁，杨丽芳就立正了身，右手握枪，枪尖贴地，她此时抓的是一条长辫，身上也是短衣汉装，脚虽放了，仍然不大，还穿着很瘦的鞋，因为练武之时必需如此才能利落，练完了回到大宅才能换旗装。

当下她拿好了姿式，先是低着眼皮儿，继而眼皮一抬，英气流露；先以金鸡独立之式，紧接着白鹤亮翅，又转平枪，双手将枪一捺，就抖起了枪法。

只见枪尖乱抖，红穗翻飞，杨小姑娘的娇躯随着枪式，如风驰电掣，如鹤起蛟腾，真是好看。靠墙根的刘泰保瞧得出来，

这套枪法起势平平，但后来变成了钩挪枪法，行家有话：“钩挪枪法世无匹，乌龙变化是金蟾。”到收枪之时，杨小姑娘并没喘息，刘泰保却心说：这姑娘的枪法一点不错，只可惜力弱些，到底是个女人！此时那位贵小姐吓得变颜变色的几乎躲在仆妇的身后，说：“哎哟！把我的眼睛都给晃乱了！”又问杨小姑娘说：“你不觉着累吗？”

杨小姑娘轻轻放下枪，走过来笑着摇摇头，说：“我不累。”那位贵小姐又问：“你练了有多少日子？”

杨小姑娘说：“才练了半年。”那位贵小姐就惊讶着说：“真不容易！要是我，连枪杆也许提不起来！”

德大奶奶在旁也笑着说：“可不是，我连枪杆都不敢摸！你这侄媳妇她也是小时在娘家就练过，所以现在拿起来还不难，这功夫就是非得从小时候练起才行，你还没瞧见过早先在这院子住的那位俞秀莲呢！手使双刀，会蹿房越脊，一个人骑着马走江湖，多少强盗都不是她的对手，长得可很俊秀，说话行事却一点儿也不像是个女的。”

那位贵小姐微微笑着，说：“以后我也想学学。”

德大奶奶却笑着说：“咳！你学这个干什么？我们这是没有法子，你大概也知道，是因为……不敢不学点武艺防身！”德大奶奶说着话，她婆媳就把这位艳若天仙一般的贵小姐请到房中去歇息，饮茶，谈话。

靠墙根的一朵莲花刘泰保这时才缩着头溜出了大门，才走了几步，就听身后有人叫道：“泰保！”

一朵莲花回头去看，见是他的表兄杨健堂也走出来了，气忿忿地向她说：“我不叫你到这里来，你偏到这里来，你看！今天弄得多么不好看，我在这里不要紧，我已经快五十岁了，我又是他家的干亲家，你二三十岁贼头贼脑的算是个什么人？”

今天这位小姐是提督正堂的闺女，有多么尊贵，你也能见？”

一朵莲花刘泰保赶紧说：“哎呀我的大哥！不是我愿意见她呀？谁叫我碰上了呢？他们这儿又没后门，我想跑也跑不了！”

杨健堂说：“这地方以后你还是少来，别看德啸峰现在没有差事，可是跟他往来的贵人还是很多，倘若你再碰上一个，可就不好了，啸峰虽然不会说什么。可是心里也一定不愿意的。”

刘泰保一听这话，不由有点愤怒，说：“我也知道德五认识的阔人不少，可是我一朵莲花刘泰保也不是个缺名少姓的人！”杨健堂说：“你这算什么名？街上的无赖汉认识你，人家达官显宦的眼睛里谁有你？”刘泰保赶紧拍胸脯说：“我是贝勒府的教拳师傅！”杨健堂也带着气说：“我告诉你的都是好话，你爱听不听！还有，你别自己觉着了不得，教拳的师傅也不过是个底下人，其实你在贝勒府连个得禄都比不了，你还想跟大官员平起平坐吗？见了大门户的小姐你还不知回避？我看你早晚要闹出事来！”

二人说着话，已出了三条胡同的西口，杨健堂就顺着大街杨长而去，这里刘泰保生着气，发了半天怔，骂声：“他妈的！”随转身往北就走，心中非常烦闷，暗想：人家怎么那么阔？我怎么这么不走运，像刚才那个什么小姐，除了她的模样比我好看，还有什么？论起拳脚来，我一个能打她那样的一百个，可是他妈的见了人，我就应当钻地缝；人家的那双鞋都比我的命还值钱！他妈的真不公平道！接着又想，反正那个丫头早晚要嫁人，当然不会嫁我，只要她嫁了人，我就把她的女婿杀了，叫她一辈子当小寡妇，永远不能穿红戴绿！忿忿地，他受了表兄的气，却把气都加在那位贵小姐的身上了，然而又无可

奈何，人家是提督正堂的女儿，只要人家的爸爸说一句话，我一朵莲花的脑袋瓜儿也许就跟脖子分了家，死了倒不怕，只是活到今年三十二，还没媳妇呢！

一想到媳妇的问题，刘泰保就很伤心，他想：我还不如李慕白，李慕白还拚了个会使双刀的俞秀莲，我连个会做饭的黄脸老婆也没有呀！他脑里胡思乱想，信步走着，大概都快走到了北新桥，这时忽听“铛！铛！铛”的一阵锣声，刘泰保立刻打断了心中的烦恼，抬头一看，却见眼前围着密密的一大圈子人，个个都伸着脖子瞪着眼，张着嘴，发呆地往圈里去看，人群里锣声急敲，仿佛正在表演什么好玩艺儿。

刘泰保心说：耍猴子的，没多大看头儿！遂也就不打算往人群中去挤，可是才走了两步，忽然见这些瞧热闹的人齐都仰着脸叫好，刘泰保也不禁止步回头，只见由群众的头上飞起了一对铁球，都有苹果大小，一上一下，非常好玩，刘泰保认识这是“流星”，这种家伙可以当做兵器使用，江湖卖艺的人若没点真功夫，决不敢耍它。

刘泰保便分开了众人，往里硬挤，好不容易挤进去了，只见是个年有四十多岁，身材很雄健的人，光着膀子，正在场中舞着流星锤，这种流星锤是系在一条鹿筋上，鹿筋很长，手握在中端，抖了起来，两个铁锤就在空中飞舞，又可以套背肩耍，周身上下耍，耍得人眼乱，简直看不见鹿筋和铁锤，就像眼前有一个风车在疾转似的。刘泰保也不由赞了一声“好！”又扭头去看，在旁边敲锣的那个人，却使他更惊愕了。

原来敲锣的是个姑娘，身材又细又小，简直像一棵小柳树儿似地，年纪不过十五六岁，黑黑的脸儿，模样颇不难看，头上梳着两个抓髻，可是发上着了不少的尘土，穿的是红布小棉袄，青布夹裤，当然不大干净，可是脚下面的一双红鞋却是又

瘦又小又端正，不过鞋头已磨破了。

这个姑娘“铛铛”的有节奏的敲着铜锣，给那卖艺的人助威。那卖艺的人好像是她的爸爸，流星锤舞了半天，卖艺人就收锤敛步，他的女儿也接住了铜锣，父女就向围观的人求钱，那父亲抱拳转了一个圈子，说：“诸位九城的老爷们，各地来的行家师傅们！我们父女到此求钱，是万般无奈！”旁边的女儿也吐出娇滴滴的声音帮助说了一句：“万般无奈！”那父亲又说：“因为家乡闹水灾，孩子她的娘被水淹死了，我这才带着孩子飘流四方！”他的女儿又帮着说了一句：“飘流四方！”那父亲又说：“要这点儿土玩艺儿来求钱，跟讨饭一样！”女儿又帮助说了一句：“跟讨饭一样！”

刘泰保觉着这女孩儿怪可怜的，就掏出几个铜钱来掷在那地上，女儿说了声：“谢谢老爷！”刘泰保却转身挤出了人群，一边走，一边又想：这姑娘怪不错的，怎会跟着她爸爸卖艺呢？

行走不远，忽听一阵咕噜咕噜的骡车响声，刘泰保又转头去看，只见由南边驰来了两辆簇新的小鞍车，全是高大的菊花青的骡子拉着，前边那辆车放着帘子，后面那辆车坐着两个仆妇，刘泰保不由又直了眼，原来这两个仆妇正是刚才在德家相遇的侍候那位正堂的小姐的仆妇，不用说，第一辆车帘里一定就坐着那位贵小姐了。

刘泰保发着怔，直把两辆车的影子送远了，这才又迈步走去，身后还听得见锣声铛铛，他心里又骂起来。说：“他妈的！”当下，一朵莲花刘泰保就一路暗骂着，回到了安定门内铁贝勒府，可是生了一会儿气，喝了一点酒，舞了一趟刀，又睡了一个觉，过后也就把这两件事都忘记了，只是从此不再到德家去，也没再去看他的表兄杨健堂，因为上回的事，他觉得太

难为情了。

转瞬过了十多天，天气更冷。这日是十一月二十八，铁小贝勒的四十整寿，府门前的轿舆车马云集，来到了许多贵胄、显官，及一些福晋名妇，公子小姐。府内唱大戏，因为院落太深，外面连锣鼓声都听不见，外面只是各府的仆人，拥挤在暖屋子里喝酒谈天，轿夫赶车的人都蹲在门外地下赌钱压宝，本府的仆人也都身穿新做的衣裳高高兴兴的进出，只有一朵莲花刘泰保是最为苦恼无聊，因为他不是主也不算仆，更不是宾客，里院他不能进去，大戏他也听不着，赏钱也一文得不到，并且因为那广大的马圈已被马匹占满，连他舞刀打拳的地方也没有了。他进了“班房”，各府的仆人都在这里高谈畅饮，没有人理他，而且每个仆人都比他穿得还讲究，他披着一件老羊皮袄，到门外跟那些轿夫压了几宝，又都输了，心里真丧气，暗骂道：他妈的！你们谁都打不过我！

这时忽听远远传来了“哧！哧！”一阵驱人净街之声，立时那些赌钱的轿夫们都抄起了宝合子都跑到较远之处去躲避，门前有几个仆人，也都往门里跑去，刘泰保很觉惊讶，向西一望，只见有五匹高头大马，驮着五位官人来了，刘泰保就说：“这是什么官儿，这么大的气派？”身后就有两个贝勒府的仆人拉着他，悄声说：“刘师傅！快进来！快进来！”

刘泰保惊讶着，被拉到“班房”，就听旁边有人悄声说：“玉大人来了！”

刘泰保这才蓦然想起，玉大人就是新任的九门提督正堂，遂就撇了撇嘴说：“王大人也不过是个正堂，难道他还有贝子贝勒的爵位大，还比内阁大学士的品级高？”

旁边立刻有人反驳他说：“喂！你可别这样说！现官不如现管，就是当朝一品大臣抓了人，也得交给他办，提督正堂的

爵位不算顶高，可是权大无比！”

这时有许多仆人都扒着窗纸上的小窟窿向外去看，刘泰保又撇嘴说：“你们这些人都太不开眼了！提督正堂也不过是个老头子，有什么可看的？他又不是你们的爸爸！”

刘泰保这样骂着，别人全没听见，全都相争相挤的去扒纸窗窟窿，仿佛等着看外面的什么新奇事情似地。刘泰保也觉得有些奇怪，这时旁边有个本府的仆人，名叫李长寿，是个矮小的个子，平日最喜欢跟刘泰保开玩笑，当下他走过来拍了拍刘泰保的肩膀，笑着悄声说：“喂！一朵莲花！你不想瞧瞧美人儿吗？”

刘泰保撇嘴说：“那儿来的美人儿？你这小子别冤我了！”

李长寿说：“真不冤你！你会没听说过？北京城第一位美人，也可以说天下第一美人，王大人的三小姐！”

刘泰保仿佛吃了一惊，又撇了撇嘴说：“她呀？我早瞧得都不爱瞧了！”虽然这样说着，他可推开了两个人，抢了个地方，用手指向窗纸又戳了一个大窟窿，把一支眼睛贴近了窟窿，往外去看，只见外边什么东西也没有，只有平坦平滑的南路，站着四个穿官衣、戴官帽、足登薄底靴子、挂着腰刀的官人，一瞧这威风就知道是提督正堂带来的，大概是王大人已下马进内去给铁小贝勒拜寿，可是夫人和小姐的车随后就到，所以这四个官人还是在这里站班，刘泰保就暗骂道：“妈的怎么还不来？再叫我瞧瞧。”

此时旁边的一些仆人都互相挤着、压着，吁吁地气喘，待了半天，才见两个整齐的仆妇搀进来一位老夫人，年纪要有五十多岁，梳着两板头，穿着紫缎子的蟒衣，旁边另有一个仆妇，捧着个银痰盂，这一定就是正堂的妇人了，随后进来的就是那位“玉三小姐”，立时，仿佛嫦娥降临凡世，偷着看的人全都

屏息闭气，连一点声音也不敢出。

刘泰保这时也直了眼睛，只可惜旁边有人一挤他，没叫他看见那位小姐的正脸，但是他已看见了那小姐今天是换了一件大红绣花的斗篷，真如彩凤一般，带着仆妇，随着她的母亲，翩然进了里院，里院锣鼓之声也吹送到外面，这可见里院早先是有许多人正谈笑，所以锣鼓反被搅乱而模糊不清了，现在里院的人也一定都直了眼，都止住了谈笑，所以锣鼓声反倒觉得清亮些。当下这里的人个个转身松了口气，都点头啧啧的说：

“真漂亮！画也画不出这么好的美人，简直是天仙！”

刘泰保这时也像失了魂，发呆地问说：“这位姑娘是玉大人的亲女儿吗？”

旁边有个也不知哪府的仆人说：“不但是嫡亲女儿，还就是这独一个姑娘有两位哥哥，一位在安徽，一位在四川，都作知府，这位姑娘回到北京不过三个月，早先随她父亲在新疆任上，一来到北京，就把北京各府中的小姐少奶奶全都盖过去了，不但模样好，听说还知书识字，才学顶高的！”

刘泰保说：“这家伙！哪个状元才配娶她呀？”

那个人说：“状元？状元再升了大学士，也娶她不起呀！”

刘泰保一吐舌头。这时那外边四个站班的官人进来喝茶，这屋中的人也就不敢再提这件事了。此时院里也十分的热闹，台上的戏是一出比一出好，台下，那华贵的大厅之内还有一位最惹人瞩目的来宾，就是那位玉三小姐，谁都知道，这位小姐今年才十八岁，是属龙的，所以名子就叫作“玉娇龙”，这位小姐在老年人的眼中是端娴、安静，在中年人的眼中是秀丽、温柔，而在一般与她年纪差不多的人眼中，却都羡慕她的举止大方。她真如娇龙彩凤，为这富丽堂堂的大寿筵，增加了无限的光华，添了许多的彩泽。约莫在下午四点多钟，玉娇龙就侍

奉她母亲先辞席离去，临走的时候，当然又是万目睽睽，直把这一片彩云，一只锦凤给送走。席间众人仿佛全像失掉了什么，只留下一种印象，仿佛有袅袅余香，飘飘瑞霭，都尚未消散。到六点钟，台上煞了戏，宾客们聚毕了晚筵，都先后辞去，立时冠带褙幘都走出了府门，府门外舆起车驰，又是一阵纷乱，内院华灯四照，十几名仆役在这里收拾残肴剩酒，福晋夫人等都回到暖阁去休息，还有几位宾客未散，这就是几位显宦，和九门提督正堂玉大人，一同在西房中，房中燃着几枝红烛，桌上摆着几碗清茶，靠着楠木隔扇有两架炭盆，为室中发出春天一般的暖气。

铁小贝勒坐在主位，先与几位官员计议了一两件朝中的事情，然后就谈起了闲话，先谈京城的闲事，后来又谈到前门外那些镖行人，时常互相比武或聚众殴斗之事，那位玉正堂就非常愤慨，捻着胡子说：“那些东西真可恶，他们多半是盗贼出身，虽然保了镖，走向正路，可是依然素行不改，我一定要严飭人时时监守他们，只要他们一做坏事，便一定抓来严办！”

铁小贝勒却笑道：“也不能说镖行尽是坏人，其中真有身负奇技，行为磊落的英雄，如果朝廷能用他们，他们也很可以建功立业！”说到这里，突然想起了李慕白，不由触动一阵故人之思。默坐了一会，忽然说：“我有一个东西，大概你们诸位还没有见过。”随转首向身旁侍立的得禄说：“你把那口宝剑取来！”

铁小贝勒所藏的名剑虽多，可是如今得禄一听，就晓得是三年前突然发现在书房之内的那口斩钢断铁的宝剑，当下他答应了一声，就走出屋去，书房是在第三重院落内的西廊下，早先铁小贝勒接待李慕白便是在这屋内，现在却锁得很严，里面只藏着许多铁小贝勒所喜爱的古玩、瓷器、书籍，宝剑就在那